

還鄉日記

何其芳



現代散文新集

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還鄉日記

何其芳

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公司印行

排付日一，七，九三九一
版初日一，八，九三九一

分五角肆冊每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No. 509

目次

我和散文	一
嗚咽揚子江	二〇
街	四〇
縣城風光	五七
鄉下	七三
我們的城堡	九一

我和散文（代序）

我是怎樣寫起散文來的呢

假如十年以前有預言家勸我獻身文學，並斷言除了伏案寫文章而外，再沒有旁的工作於我更合適，更理想，我一定要大聲的非笑他。就在五年以前，我自己也料想不到將浪費許多時間來寫出一些不長不短的文章，名之曰散文。

我的生活裏充滿了偶然。

最初引誘我走上寫作之路的是詩歌。我寫了許多年的詩，我寫了許多壞詩，直到大學三年級方突然發現自己的失敗，像一道小河流錯了方向，不能找到大海。

我在大學裏讀着哲學，又是一個偶然的錯誤，因為我當初只想到作為了解歐洲文化的基礎必須明瞭西方哲學思想的來源和演變，不會顧及我自己的興趣。詩歌和故事和美妙的文章使我的腸胃變得嬌貴，我再也不願吞咽粗糲的食物，那些乾燥的紊亂的理論書籍。伊曼紐爾·康德是一個沒有趣味的人，他的書更沒有趣味。我們的教授說他一生足跡不出六十里，而且一生過着規律的生活像一座鐘，隣人們可以從他的散步、吃飯、工作，知道每天的時間。在印度哲學的班上，另一位勤懇的白髮教授講着形論，數論，我

却望着教室的窗子外的陽光，不自禁的想像着熱帶的樹林花草奇異的蝴蝶，和巨大的象。

就在這時候我開始和兩位同學常常往還。這在我是很應該提到的事。因為我的名字雖排在這有千餘人的學校的名冊裏，我的生活一直像一個遠離陸地的孤島，與人隔絕。而且這就是使我偶然寫起散文來的因子。在那兩位同學中，一個正句斟字酌的翻譯着阿左林，紀德等人的文章，他們雖不止是散文家，稱之為文體家大概是可以的。另一個同學也很勤勉，我去找他時他的案上往往翻着一本未讀完的書，或者鋪着尙未落筆的白稿紙。於是我感到在我的孤獨，懶惰，和暗暗的荒唐之後，雖說既不能繼續寫詩又不能作旁的較巨大的工作，也應該像一個有自知之明的手工匠人坐下來安靜

的，用心的，慢慢的雕琢出一些小器皿了。於是我開始了不分行的抒寫。而且我們常常談論着這種渺小的工作，覺得在中國新文學的部門中，散文的生長不能說很荒蕪，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說理的，諷刺的，或者說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邊雜事的敘述和感傷的個人遭遇的告白。我願意以微薄的努力來證明每篇散文應該是一個純粹的獨立的創作，不是一段未完篇的小說，也不是一首短詩的放大。

督促着我的是一個在北方出版的小型刊物。我前面提到的那第一位同學，也就是它的編輯人之一，常到我的寄宿舍裏來拿走我剛脫稿的文章，而且爲着在刊物的封面上多印一個題目顯得熱鬧些，我幾乎每期都湊上一篇。

然而不久刊物停了。我也從大學宿舍裏出去學習着新的功課了。

「一個製造中學生的工廠」

一個新的環境像一個瘴氣的陷阱出現在我面前。我毫不遲疑的走進去。我第一次以自己的勞力換取麪包，我的驕傲告訴我在這人間我要找尋的不是幸福，正是苦難。

那是炎熱的八月天；我被安置在一間當西曬的小屋子裏；隔着一層薄牆壁，那邊是電話，電鈴，和工友的住室。而且在鐵紗窗的角上，可怕的滿滿的爬着黑色的蒼蠅。我首先便和那些折磨着威脅着我的敵人，陽光，嘈雜聲，與

蒼蠅，開始了爭鬥。

一個比我先來的熱情的朋友第一天下午便引我出去游覽那周圍的風景：

一片接受着從都市流散出的污穢與腐臭的窪地。

窪地的盡頭，一道使人想像着海水，沙灘，和白帆的長堤出現在夕陽中。在它的身邊流着一條臭河。

當我們在隄上散步着，呼吸着不潔的空氣，那位朋友告訴我這片窪地裏從前停放着許多無力埋葬的苦人的棺材；常有鬻狗去扒開它，偷食着裏面的屍首；到了夏天，更常有附近的窮苦人坐在那裏，放一把茶壺在棺材上，一邊談天一邊喝茶。他又告訴我黃昏時候這條路上有許多結伴回家的從

工廠裏出來的小女孩，他常常觀察着她們，想像着許多悲慘的故事。

我們感到我們也就是被榨取勢力的工人，因為我們所寄身的地方，「與其說那是一個學校，不如說是一家出名的私人營業的現代化的工廠，因為那裏大批的製造着中學畢業生。」

在這種生活裏我再也不能繼續做着一些美麗的溫柔的夢，而且安靜的用心的描畫它們。我沉默了。不過這沉默並不是完全由於爲過重的苦難所屈服，所抑制，乃是一種新的工作未開始以前的躊躇。

自然，時間被剝削到沒有寫作的餘裕也是事實。

在月夜，或者在只有星光的天空下，我常和那位朋友在一個闊大的空場上緩步着，談論着許多計劃，許多事情。然而我那時對於人間的不合理，仍

是帶着一種個人主義者的憤怒去非議。我企圖着，準備着開始一個較大的工作，寫一個長篇小說來作為個人主義的辯護。我再也不想寫所謂散文。我感到只有寫長篇小說才能容納我對於各種問題的見解，才能舒解我精神上的鬱結。

但因為沒有閒暇，這計劃中的工作才做到十分之一便攔下了。在這一年中，我實在慚愧得很，只把過去那些短文章編成了一個薄薄的集子，就是『畫夢錄』。

關於畫夢錄和那篇代序

從『畫夢錄』中的首篇到末篇有着兩年多的時間上的距離，所以無論在寫法上或情調上，那些短文並不一律，而且嚴格的說來，有許多篇不能算作散文。比如『墓』，那寫得最早的一篇，是在讀了諱耶·德·里拉丹的幾篇小故事之後寫的，我寫的時候就不曾想到散文這個名字。又比如『獨語』和『夢後』，雖說沒有分行排列，顯然是我的詩歌寫作的繼續，因為它們過於緊湊而又缺乏散文中應有的聯絡。

『巖』是我有意寫散文的起點。一件新的工作的開頭總是不順手的，所以我寫得很生硬，很晦澀。漸漸的我駕馭文字的能力增強了，我能夠平靜的親切地敘述我的故事，不像開頭那樣裝腔作勢，呼吸短促。然而剛才開始走入純然之境我那本小書就完了。我實在寫得太少。

如前面所說，我的工作是在爲抒情的散文找出一個新的方向。我企圖以很少的文字製造出一種新的情調：有時敘述着一個可以引起許多想像的小故事，有時是一陣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動。正如以前我寫詩時一樣入迷，我追求着純粹的柔和，純粹的美麗。一篇兩三千字的文章的完成往往耗費兩三天的苦心經營，幾乎其中每個字都經過我的精神的手指的撫摩。所以當我在一篇評『畫夢錄』的文章裏讀到：「然而儘有人如蒙天助，得來全不費力。何其芳先生或許沒有經過艱巨的掙扎……」我不勝驚異。幸而還有一個「或許。」從此我才想到，除了幾位最親近的朋友而外，少有人知道我是如何遲鈍，如何枯窘。

我並不打算在這裏解釋過去幽自己，尤其對於那些微妙的也就是纖

弱的情感，思想和感覺。因為現在我已有了這樣一種心境，不知應該說是荒涼還是壯健：雖有舊夢，不願重溫。在一年以前我已誠實的說「有時我厭棄我自己的精緻。」「因為這種精緻，」如上面提到的那篇評論文章裏所說，「當我們從壞處想，只是頹廢主義的一種變相。」那句議論很對，而且我覺得竟可以去掉那個條件子句。我雖不會像一個暴露病患者那樣誇示自己的頹廢，却也不缺乏一點自知之明，很早很早便感到自己是一個拘謹的頹廢者。

或者說一個書齋裏的悲觀論者。因為這種悲觀的來源不在於經歷了長長的波瀾起伏的人生（當你在那裏面浮沉並掙扎時是沒有閑暇來唱厭倦之歌的），而在於孤獨。孤獨，是的，是我那時唯一的伴侶。記得那時我偶

爾在什麼書上讀到一位匈牙利思想家的一則語錄，大意說世界上有兩種人，一種使人無聊，一種自己無聊，前者是不可忍耐的庸俗之輩，後者却大半是思想家，藝術家，使我非常感動。彷彿我從此有了一個決心：

「甘願生活在最荒涼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點忠貞之心。」

對於誰呢，這忠貞之心？對於人生。對於人生我實在是充滿了熱情，充滿了渴望，因為孤獨的牆壁使我隔絕人世，我才「哭泣着它的寒冷。」

對於人生，現在我更要大聲的說，我實在是有所愛戀，有所憎惡。並不像在『畫夢錄』的代序中所說的：

「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

使我輕易的大膽的寫出那句話來的是驕傲。那時我在前面描寫過的那個製造中學生的工廠裏，很久不曾寫過文章了。一個夜半我突然重又提起筆來，感到非常悵鬱，簡直想給全世界的人一個白眼。我像寫詩一樣激動的草成了那篇驚心動魄同時也是語無倫次的對話。就在不遠的後面：

「我在車廂內各種不同的乘客的臉上得著一個回答了那些精滑了厭倦與不幸的皺紋的臉，誰要靜靜的多望一會兒都將哭了起來或者發狂的。」